

【简化字横排点校本】

诸子集成

(一)

长春出版社

简化字 横排 点校本

诸子集成

(一)

主 编 管曙光

长春出版社

书名	诸子集成
作者	管曙光
责任编辑	张耀民
封面设计	石 鉴
出版	长春出版社(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辽宁建平书刊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375
插页	16
字数	2,086,000
印数	1—5000 册
版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04-774-3/Z·48
定价	(全四册) 98.00 元

(如遇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简化字 橫排 点校本

《诸子集成》编委会

主编 管曙光

副主编 康华 陈襄民 张洁 杨琳 张应二 李俊恒

点校人 卢思舜 李绍 张洁 王宝洪 俞继謨 仪宏斌

马明 尹建丽 陈其藩 张春 康秀华 秦秀林

薛永才 李立公 刘国建 古谱 张文学 裴泽仁

李旭雨 樊敏婕 付伟 杨军 谢玉玺 石玉华

李又民 谷明刚 张学嵒 管曙光 张素敏 范力今

陈襄民 陈明 李廷兴 葛培岭 郑敏 张发林

管春玲 张梅 康华 陈楠 管众 张卡

张润森 韩臻愈 张莉 李炳亮 张金民 张管庆云

张云 管惠玲 刘克夫 李凤杰 陈国民 刘峰

蒋一民 陈亦虎 杨素英 赵一凡 江平 刘晓明

林萌 邵连生 马海周 林影 谢本玉 杨军

出版说明

面对浩若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一般的读者往往无所适从，不知从何处开始问津，才能窥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豹。于是，自古以来，每个朝代，便有许多长短不一、繁简有别、标准不同、风格迥异的选本出现。这其中，本世纪30年代世界书局编印的《诸子集成》，是不可多得的一种国学入门经典普及读本。

诸子百家的思想博大精深，各派异彩纷呈，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诸子集成》穷国学典籍之根本，溯传统文化之源头，精选了自先秦至汉魏南北朝二十六子的著作，囊括了儒家、道家、墨家、名家、兵家、杂家、纵横家等流派的经典作品，可谓诸子百家之集大成者。

《诸子集成》刊行以来，受到人们的欢迎，流行颇广。50年代，中华书局曾修订重印，近年来，上海、河北等地的出版社也纷纷影印出版，使此书影响愈来愈大。

但遗憾的是，尽管此书一版再版，销量逾万，却都是使用繁体字、竖排的影印本，且其中断句、排印错误

颇多，这无疑使部分读者和研究者感到不便。为了能使更多的人了解诸子百家的精华，我们首次使用通用规范简体字、横排、新式标点的形式点校出版此书。

应该说明的是，为了照顾更广大范围的读者，我们在点校时对原书做了适当处理：只保留了诸子著作的本文，原书中的序言、注疏、评介、传论、考证、校勘记等一并删去。如此，虽然没有反映原书的全貌，但或许更适应广大读者的阅读心理。这种尝试，切望得到专家学者的理解。

此次点校《诸子集成》，参照了前人和今人的诸多版本，恕不一一注明。依点校通例，对需要删去的讹、衍、倒字用圆括号（　）表示，对需要订正、增补的则以方括号〔　〕表示，对断句错误和个别已有定说者，则直接予以改正。

本书把原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刊行旨趣》放在前面，意在使读者藉此了解这部书的编选宗旨和标准、主要内容、各流派特点等。当然，其中有的观点今天看来值得商榷，读者尽可见仁见智。

此书的出版，得到了长春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的全力支持，点校中吸收了历代学者的校勘和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管曙光

1997年2月20日

《诸子集成》刊行旨趣

上编 周秦之部

“振兴国学”四字，在今日已成为普遍之舆论，固无庸吾人之赘述矣。然以国学之书籍而论，前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著录以外，存目者尚数十万卷；而当时所未收，及乾隆以后续出之书，亦不下数十万卷。识者每谓：存目之内，尽有良著；而所著录者，亦未尝无劣书。故研治国学，必当统一切之典籍，不能以四库为限，彰彰甚明；加以欧化东渐，思想突变，昔人视为大逆不道者，今且尊为至理名言；夫然，故今日而研治国学，势不能与昔人之取舍尽同，盖亦至显至著之事实也。然则统四库前后之书，为卷当不下百万，虽欲治之，又乌从而治之？此实今日言国学者一先决之问题焉！

抑吾闻之：通人之治事也，提其纲则纲自张，挈其

领则裘自举。万事万物，莫不有其本源焉；不见夫十围大树，枝叶扶疏，翹然高出于群卉，究其本，要不过起于极细之一芽；又不见夫万里长江，波澜起伏，极自然界之伟观，究其源，亦不过发自至微之一滴。故不问其树干之伟大，江流之浩渺，因本以察其末，由源以究其流，其性质，其功用，不然了然于心目矣！准是以言：则所谓百万卷之国学典籍，吾人亦惟有先穷其本源，而其末流，自不难迎刃而解，可预言焉！

夫所谓国学之本源者，何也？《六经》尚矣！本局已印行汉人之注疏，并宋人之章句集注矣！其出世稍次于经，而价值与影响，有足与经相抗衡者，则周、秦诸子是已。原诸子之立说著书，盖皆欲以一己之思想学说以广播于天下者也。二千年来，我国之民族思想、社会文化，学者著述几无不受诸子之影响，故诸子者实我先民思想之结晶，亦即国学本源之所在。今试伸言之如左：

一、儒家——二千年来之文化风俗，学者思想，无不由儒家之礼教陶铸而成，此固一般人所公认者也。孔子删述《六经》，以存先王旧典，而其言行动作，师表百世者，厥惟《论语》。《论语》者，和平通达之中，寓至粹至精之理，学者苟遵其道而行之，一生可应用不尽。若夫处世接物，则昔人曾有以半部《论语》致太平者，非谰言也。孔子以后，诸子争鸣，儒道几乎或息，然而继之者，则有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论是弘。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儒道之流行二千年而为社会群众所信奉者，孟、荀二子，

实与有力焉。故集儒家之学说，首《论语》，次《孟子》、《荀子》。至孔子言语，散见于群籍者，皆为后人所依托。二戴所记，系七十子后学及秦、汉间儒家，取《论语》之意而推行之者也。诸子所载孔子之语，其见于《庄子》者，宛如道家言，见于《韩非子》者，又宛如法家言焉！至《家语孔丛》，更属后人伪撰，故一概不录。

二、道家——夫儒家之师表百世，陶铸群伦，信已伟矣！然世界上之事事物物，有其利，亦必有其弊；而一家之学说思想，当盛极之后，流弊即不免因而发生，于是复有人起而抵其隙，思代以己之学说焉。儒家自孔子以后，继以孟、荀，其势已足笼罩社会，而其弊，则起于儒家之以用世为目的。夫孔孟之所谓用世，不外乎悲天悯人，欲措斯世于治平之域者也；自不肖者乘之，口仁义而心盗跖，窃忧时救世之论调，为爵位利禄之钓饵，其心之卑鄙，其行之恶浊，使有识而洁身自好者，对于若辈，其深恶痛绝，自不待言，道家者有见及此，乃欲并其根柢而去之，故曰“侯之门，仁义存！”、“大盗者，窃仁义礼智者也。”此其言，虽不免过激，然其对于恶浊社会之丑态，尽情暴露，亦可谓痛快已！此说自老子发其端，而庄子集其成。据王船山氏考定，《庄子·内篇》系庄周自著，《外篇》、《杂篇》则周之弟子，及周、秦间诸道家之所作，此语实可为信谳也。《列子》一书，虽出于晋人张湛之手，然观湛所叙，亦言系由数方搜集而成，故其中各篇，有精者，亦有驳者；有真者，亦有伪者，分别观之可矣！今录道家，首《老子》，次《庄子》，次

《列子》，此外伪著，概屏斥焉！

三、墨家——墨翟者，初学于儒，后对于儒家有不满，乃自倡新说以号召于天下。儒家言“仁”，而墨家则言“兼爱”。盖“仁”之为义，虽亦训爱人，然必由亲以及疏，推近而至远；“兼爱”则凡属人类，皆在爱之之列也。其次则“非乐”、“薄葬”等等，皆墨与儒之异点。自孟子排斥杨、墨后，墨学表面上，虽似绝迹，然墨家之教旨，于无形中流行于社会者，亦几二千年矣；举其显者；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而《墨子》之《天志》，以天为实有，在冥冥中，实操其刑赏者；而我民族信鬼神之心理，迄今未衰，此其一。墨主兼爱，不惜牺牲生命，以扶弱锄强；后世江湖大侠，偶值不平，即挺身而起，甚或倡为“代天行道”之说，是亦墨教流行之证也，此其二。至物理等学，因自昔无人能解，学者遂略不过问；自西方科学输入，墨子中深微学说，日益显著，近人胡适之氏且称墨子为中国二千年第一部奇书矣！晏子之书，唐人柳宗元以为墨子之徒为之，非晏子为墨学，盖集晏子书者，墨子之徒也。近人张纯一氏校注，亦言晏子书遵墨家学说者十六七，故以附焉。至其中亦有为儒家言者，则因墨子本学于儒者也。自唐以前，皆以孔墨并称，其故可知已。

四、名家——名家者，上承儒家正名之义，下启法家刑名之学者也。此派学说，颇类似乎今之论理学，故诸子中重论辨者，莫不应用，如墨、庄、荀、韩诸书中，皆有名家之言焉。虽然，名家之言，非专主乎论辨，要

亦寓有治天下之道者。尹文子曰：“大道不称，众有必名，”其意盖欲以“名”包括一切治道也。名家之书，今仅存一《尹文子》；世所流传者，尚有《公孙龙子》一书，并称尹文系其弟子，然经昔人考定，实后人伪托。细按之，盖杂采他子中言名者之说耳。且其说，已见于尹文、庄、墨诸子之中，故亦汰去之。仅录《尹文子》一书，以著名家之梗概焉。

五、法家——法家之说，管子发其端，韩非子集其成。在战国时，法家实占最大之势力。《管子》之书，虽非管仲自撰，然亦管子以后齐国人之承其学者所辑成。事功之显著者，如齐桓为五霸首，而其力则出于管仲。至秦孝公用商鞅，卒成统一之大业。故齐、秦之称霸称强，实为任用法家最著之成效。慎到、韩非，初皆学道家，后乃转而为法家。《四库全书提要》论《慎子》云：“《汉志》列之于法家，今考其书，大旨欲因物理之当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于法之外，亦不宽于法之中，则上下相安，可以清静而治。然法所不行，势必刑以齐之，道德之为刑名，此其转关”云云：故太史公以老、庄与韩非同传，即此意也。非虽见嫉于李斯而遇害，然其书，实集法家之大成。后世之刑幕，尚称“申韩之学”，或称“刑名”之学，虽与法家之言不尽同，然为法家之枝流末裔，可确信也。录法家：首《管子》，次《商君书》，次《慎子》，次《韩非子》，可谓洋洋乎大观已！

六、兵家——《汉书·艺文志》，兵事之书，有权谋、形势、技巧三项，自为一类，可见尔时谈兵者之众矣。清

1960

《四库全书》，以兵家列子部，次于儒家之后，盖以儒家为文治，以兵家为武事，所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也。惟《汉志》言兵之书，其真出于周、秦人所著，今犹存于世者，仅《孙子》、《吴子》二书，而《孙子》又多存古训，为后世文士所不知者（见孙星衍校语），则其为真古书，弥足宝贵矣！古者小刑用刑，大刑用兵，可见兵与刑，性质极为类似，今列于法家之后者，首《孙子》，次《吴子》。

七、杂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谓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于六家以外，益以农、杂、纵横、小说，是为十家。其间阴阳家、农家、小说家之书，今均失传。纵横家虽尚见概略于《战国策》，但书为刘向所重辑，今著录家均以之入史部。然其说，不过揣摩人主心理，投之好恶，以取富贵势位，非如他家之自具一种救世治国等学说也。杂家之书，《汉志》谓其“兼儒、墨，合名、法”，今存者有吕不韦宾客所辑之书；盖采取诸子之精粹，合成一书，以备观览，其性质实后世之类书耳。此种书，谓之有特具之学说固不可，然其所采，要皆诸子之精粹，故本编以是书殿焉！

右所录凡七类，共一十六种，皆经有识学者所考定，认为真出周、秦间人士之手者。其后人依托之伪作，一概不录，免鱼目混珠，读之徒费精力与时间，且亦紊乱历史进化之轨辙，甚无取焉。集成云者，集周、秦诸子之可信者成为一帙也。至诸子之书，多存古训，后之诠

注者，亦代有其人。今于老、庄、管、商诸书，采一最前代人之注，取其时代近古，精义保存也。又采一近代人之注，取其综合诸说，博瞻而有折衷也。不独周、秦之子书集其成，即诸子之注，亦集成矣！是则本编博取精选之微意焉。兹将所采诸子，及伪造各书，分列二表于后，以资检览。

周秦诸子	学说流派	著作者	书名及注释者	附识
论语	儒家	孔门记 孔子之言行	刘宝楠《论语正义》	此书上承六经，下启诸子，为国学中最重之典籍。
孟子	儒家	孟轲	焦循《孟子正义》	
荀子	儒家	荀卿	王先谦《荀子集解》 杨倞注已包在内	
老子	道家	李耳	魏源《老子本义》 王弼《老子注》	又名《道德经》，河上公注系伪托。
庄子	道家	庄周	王先谦《庄子集解》 郭庆藩《庄子集释》	又名《南华经》，向秀注系窃于郭氏者。

周秦诸子	学说流派	著作者	书名及注释者	附识
列子	道家	无名	张湛《列子注》	又名《冲虚至德真经》，有真有伪。
墨子	墨家	墨翟	孙诒让《墨子间诂》	内有墨子之徒作品。
晏子	墨家	晏婴	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	系晏子后人所记，又名《晏子春秋》。
尹文子	名家	尹文	钱熙祚校《尹文子》	此书为名家之可靠者。
管子	法家	管仲	梁启超《管子评传》戴望《管子校正》	管仲后人所记，可作齐国史书读。
商君书	法家	公孙鞅	麦梦华《商君评传》严可均校《商君书》	
慎子	法家	慎到	《慎子》	严可均辑

周秦诸子	学说流派	著作者	书名及注释者	附识
韩非子	法家	韩 非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	
孙 子	兵 家	孙 武	《孙子十家注》魏武帝注已包在内。	
吴 子	兵 家	吴 起	《吴子》	
吕 子	杂 家	吕不韦 宾客辑	高诱注《吕氏春秋》	原名《吕氏春秋》

周、秦诸子，皆有特具之思想，独立之学说，与后世依附他人以著书者，根本悉异。清张之洞《书目答问》，以周、秦诸子独立一栏，盖唯识也！故此集亦以秦为止云。

伪托周秦诸子

《鬻子》：称周文王之师鬻熊作。《四库全书》谓系唐人所依托。

《阴符经》：仅三百余字，因《战国策》有“苏秦读太公阴符之谋”一语，遂附会而为此篇。称姜太公作，或

又称黄帝作。

《六韬》：称吕望作。因《庄子》中有“金版六弢”一语，遂附会而成此书，内分文、武、虎、豹、龙、太六项，故名《六韬》，又作《六弢》。

《关尹子》：称尹喜作。因《史记》“老子出关，关尹向老子乞求《道德经》”一语，遂造一尹喜，其人称老子弟子。

《邓析子》：称邓析作。因传有郑子产杀邓析一事，遂附会而成此书。

《子华子》：称春秋时晋程本作。此书至南宋始出世，文极浅。

《鬼谷子》：称苏秦师鬼谷子作。《汉志》无，至《隋志》始著录，系南北朝人伪作。

《鹖冠子》：称楚人以鹖羽为冠，因以名书。

《尉缭子》：称尉缭作。为鬼谷子弟子言兵事，文极浅。

《尸子》：称尸佼作。为商君之师。《汉志》虽著录，然久已亡失，此系后人伪托。

《於陵子》：因《孟子》中有“陈仲隐居於陵不食兄禄”一语，后人遂依托而为此书。

《文子》：无名姓。唐柳宗元谓其多窃取他书以成之，当系唐以前伪作。

《公孙龙子》：称公孙龙作。系名家巨子，然此书系采取他书之涉公孙龙者而成，均见《庄》、《墨》及《尹文子》中。

《孔丛子》：称陈胜博士孔鲋作。末又有《连丛子》二篇，称汉孔臧作，故云《丛子》，皆为后人伪托。

俗传清高宗南巡时，见道上来往人之繁众，问某僧，共有几何？僧答二人。高宗异而诘之。僧曰：“二人者，一为‘名’，一为‘利’。”高宗笑而领之。大凡造伪书者，非为名，即为利而已。盖作伪者，知己之学识声望，不足以动人，乃伪托一古人之名，造书以欺世俗者之无识也！其计得售，即可罔名而取利，此其目的已达，而受其欺骗者，因将伪书宝贵之。迨时日既久，后之人更莫辨真伪，从而印行，此伪书之所以多也。而子书之伪，所以尤甚者，一则可以不必根据他书，理论可随意捏造；二则篇幅简短，不必如注经撰史，须有一定段落耳。汉王仲任曾言：世人贵耳贱目，重鹤轻鸡，即此类也。又如世人之宝爱古董，实则一无用处，徒以时代之古，瓦釜比于金鼎，故造伪书者，多托于周、秦间人，此又其一也。宋、明二代，伪书最为流行。直至清代，考据成为专门之学，自阎百诗作《古文尚书疏证》启其端，以后诸人，因经而推之于古传记与诸子。如上所列，皆经清代硕学考证有定论而认为伪造者。虽然，世俗不知此义，往往以贪多相夸，于是有所谓《百子全书》，有所谓《二十五子》、《二十二子》者，是不但祸及枣梨，且亦贻误后学，使读者之宝贵光阴及精力，掷于虚牝，宁不可叹！选录《周秦诸子集成》，特附识数语，以告有志国学之青年焉！